



不吉祥的花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法〕波特莱尔 著
徐志摩 戴望舒等译
周良沛 编

不吉祥的花

〔法〕

波特莱尔著

著

徐志摩

梁宗岱

戴望舒

卞之琳

陈敬容

杜国清

古苍梧

莫渝

等译

周良沛

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书 名 不吉祥的花
著 者 [法] 波特莱尔
译 者 徐志摩 戴望舒等
出版者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行者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云南文艺书店
印刷者 天水新华印刷厂
版 次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1/32 字数 350 千字
印 张 12.75 印数 1-30000
ISBN : 7-80049-314-3/I·46
定 价: 4.90元

目 录

书 前·····	周良沛 1
波特莱尔的位置·····	瓦莱里 19

不吉祥的花

献 辞·····	39
致读者·····	40

忧郁与想往

1 祝 福·····	44
2 信天翁·····	48
3 高 举·····	49
4 契 合·····	51
5 “我喜爱裸体时代·····”·····	52
6 灯 塔·····	55
7 生病的缪思·····	59
8 卖身的缪思·····	61
9 恶 僧·····	63

10	仇 敌	65
11	霉 运	66
12	前 生	68
13	流浪的波西米亚人	69
14	人和海	70
15	地狱的唐璜	71
16	给邦维尔	73
17	傲慢的惩罚	75
18	美	77
19	理 想	78
20	女巨人	80
21	假 面	81
22	美的赞歌	83
23	异国的芳香	85
24	发	86
25	“我爱慕你……”	89
26	“你想将整个宇宙……”	90
27	然而还不满足	92
28	“穿着波浪的……”	94
29	舞动的蛇	95
30	死 尸	98
31	来自深渊的叫喊	101
32	吸血鬼	102
33	“某夜我睡在……”	104
34	死后的内疚	106
35	猫	108

36	决 斗.....	110
37	阳 台.....	111
38	着魔的男人.....	113
39	幽 灵.....	114
40	赠你这几行诗.....	118
41	永远一样.....	119
42	一 切.....	120
43	“今晚你说什么呢.....”.....	122
44	不灭的火炬.....	124
45	恩 赐.....	125
46	告 白.....	127
47	心灵的黎明.....	130
48	黄昏的和谐.....	131
49	香水瓶.....	132
50	毒.....	134
51	阴 空.....	136
52	猫.....	137
53	优美的船.....	140
54	邀 旅.....	143
55	不能挽回者.....	146
56	闲 聊.....	149
57	秋 歌.....	151
58	给一位圣母.....	153
59	午后之歌.....	156
60	西西娜.....	159
61	杜米埃画象题诗.....	161

62	给我佛兰琪丝嘉的赞歌·····	163
63	给生长在殖民地的一位夫人···	165
64	忧愁与放浪·····	166
65	归 来·····	168
66	秋的韵律·····	169
67	月亮的愁思·····	170
68	猫·····	171
69	猫头鹰·····	172
70	烟 斗·····	173
71	音 乐·····	174
72	一位恶魔诗人的墓地·····	176
73	一幅幻想的版画·····	177
74	快乐的死者·····	178
75	憎恨的无底桶·····	179
76	裂 种·····	181
77	忧 郁·····	182
78	烦 闷·····	183
79	忧 郁·····	185
80	烦 闷·····	186
81	着 魔·····	188
82	虚无的滋味·····	189
83	苦恼的炼金术·····	190
84	恐怖的感应·····	192
85	和平烟斗·····	193
86	异教徒的祈祷·····	198
87	盖 子·····	200

88	意 外	202
89	午夜的考验	205
90	哀伤的情诗	207
91	警报器	210
92	给一位马拉巴尔女人	212
93	声 音	214
94	赞 歌	216
95	反抗者	218
96	贝尔特的眼睛	220
97	喷 泉	221
98	赎 金	224
99	离此甚远	226
100	日 落	228
101	关于沐拉克鲁瓦的《狱中的勒 达斯》	230
102	深 渊	232
103	伊卡尔	234
104	静 思	236
105	自我折磨者	238
106	无可赎救者	240
107	时 钟	243

巴黎写景

108	风 景	246
109	太 阳	248

110	罗拉·德·瓦伦斯·····	250
111	得罪人的月亮·····	251
112	赠头发褚红的女乞丐·····	253
113	天 鹅·····	256
114	七个老头·····	260
115	小老太婆·····	263
116	盲人们·····	268
117	给路上错过的一个女人·····	269
118	骸耕图·····	270
119	薄 暮·····	272
120	赌 博·····	274
121	骷髅舞·····	276
122	虚假的恋·····	280
123	我没有忘记·····	282
124	赤心的女仆·····	283
125	雾和雨·····	285
126	巴黎之梦·····	286
127	朦胧的黎明·····	290

酒

128	酒 魂·····	294
129	拾荒者的酒·····	296
130	杀人犯的酒·····	298
131	孤独者的酒·····	301
132	相恋者的酒·····	302

不吉祥的花

- 133 题一本被查禁的书.....304
134 破 坏.....306
135 殉情的妇人.....307
136 罪妇们.....311
137 两个善女人.....313
138 血 泉.....314
139 讽 喻.....315
140 贝阿特丽丝.....317
141 西提岛之游.....319
142 爱情和脑盖.....323

叛 逆

- 143 圣·彼得的否认326
144 亚伯和该隐.....328
145 向恶魔的连祷.....331

死 亡

- 146 爱侣之死.....336
147 穷人们的死亡.....337
148 艺术家之死.....338
149 一日之终.....339

150	好奇者的梦·····	340
151	旅 航·····	3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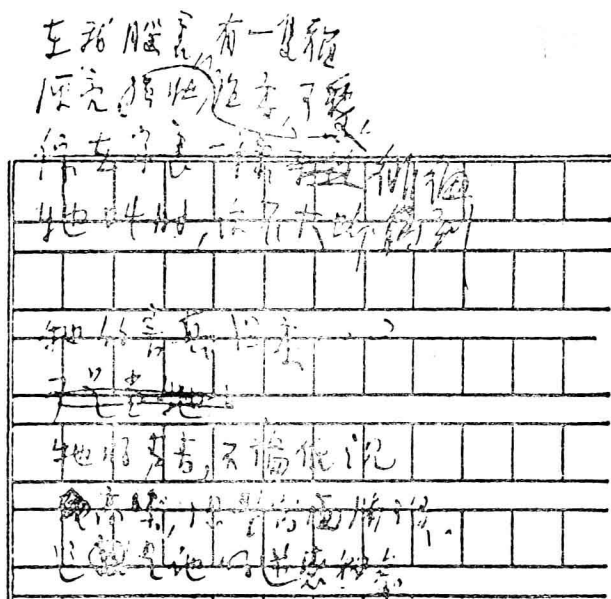
集 外

列 波 ·····	350
下地狱的女人 ·····	355
忘 川 ·····	361
给太快活的女人 ·····	363
首 饰 ·····	365
吸血鬼的化身 ·····	367
一张脸的诺言 ·····	369
怪 人 ·····	371
阿米纳·波西蒂首次登台·····	376
关于不速之客 ·····	378
布鲁塞尔到余克尔路旁胡闹小 酒馆 ·····	381
波特莱尔年谱 ·····	382

书 前

周良沛

《戴望舒诗集》辑稿时，都希望在诗人的手稿中，找到他一些还没发表过的手迹，使诗人身后出版的诗全集能全，也能给那些太熟悉《望舒草》和《灾难的岁月》的读者，带上一份意外的新礼物。结果，在他那些经过反复认真涂改的稿堆里，过去还没成为印刷品的，只有一张稿纸，上面歪歪斜斜地写了这么八行字——



望舒的手稿，每都是写个字得很工整、秀气的，而这几行字，如此潦草，是他哮喘病发作时，病中的笔迹。经过三十多年，虽然上面的墨迹已在褪色而模糊，也很容易看出，这不是诗人未完成的创作，而是根据法国诗人波特莱尔(Baudelaire 1821—1867)的名著《Les Fleurs du Mal》(1986)的第五十二首《Le Chat》(猫)之中的头八行——

DANS ma cervelle se promène,
Ainsi qu'en son appartement,
Un beau chat, fort, doux et charmant.
Quand il miaule, on l'entend à peine,

Tant son timbre est tendre et discret,
Mais que sa voix s'apaise ou gronde,
Elle est toujours riche et profonde.
C'est là son charme et son secret.

草译的文字。这部《Les Fleurs du Mal》，早在1925年，反对白话文学的《学衡》47期，就发表了他们从法国归来的一员健将李思纯用五言七言选译的十首诗。打头的一首就是诗集的六十五首《Le revenant》，译者在题下写了这么一行字——

罪恶之象征也（此诗及以下各诗均见所著恶之

华集Les fleurs du mal）

译者对原著的解释就是如此，书名也就译成《恶之花》。因为译者是反对白话文学的“学衡派”，所以，“花”字在这里也写作“华”字，成为现在的年轻读者所不能理解的一件事。其实，法文“mal”仅仅译成“罪恶”是值得商榷的，但是，汉语中还确实找不出一个象“mal”这样的词，既有“罪恶”，同时又有“不好”、“疾病”、“不吉祥的”等等种种含义，后来者大概也由此而照例译作《恶之花》。朱光潜先生生前对此是有意见的，大家也认为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可是，由于习惯难改，或者是考虑这个译名已经在读者当中的影响，怕改正译名反被误认为另一部作品，于是，“mal”在诗行中虽然依照每句话前后的意思，找出一个适当的译法，但作为书名，还是照李思纯的办法，将它译作罪恶的“恶”。近年，就有人依据这本书的书名，理出一种“美学思想”，作“学术报告”，论述“恶”也是“美”的道理。本来，“真、善、美”与“假、恶、丑”是对立的，各自又是相联的东西。

“善”的，不会“恶”，“恶”的，不可能“善”，更不可能“美”，仅仅从词意讲，也是两个对立的观念，在这上头，是没有什么文章好作，没有什么花招好耍的。然而，有的说，有种禽鸟生下幼鸟，在幼鸟长大能飞，能寻食之后，它首先就是啄死母亲，撕得鲜血淋淋，一条一条地吞食。在母亲挣扎无助，幼鸟却无情地猛扑，上去撕搏时，却道“这多壮美”，“凄厉的美”、“恶的美”，并要落笔生花而崛起一种美学思想时，我是为之不寒而慄。我想，如果文学、生活都如此这般地“美”化了，那么，世界只可能是个兽性膨胀的世界，文学，只可能是扩张兽性的文学。虽然，宣扬此道者不仅没有读懂，甚至没有读到过《Les Fleurs du mal》的一个完整的本子，他却以“恶之华”三个字为由头，发挥出这番高论。不能不说，这是借题发挥，也不能不说，以恶为花这样一个比喻，借助一部经典作品的权威性予以注释而借给的题，总还是予人有题可借吧。因此，朱光潜先生的意见，使人感到就有很迫切的现实意义了。一个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在要推出这部名著的新译本时，就不能不是一个需要审慎认真考虑的问题。同时，波特莱尔的这部作品，从二十年代开始就介绍进来，六十多年，还没有一个全译本出版。这里，既在继承前人译介的成果，又根据诗人身后于1868年补进诗人生前的禁诗而出的第三版全译，从它，已经可以看到波特莱尔这部作品的全貌，谁要从中各取所需，那是另一回事，出版者总还是不愿为借题发挥者在此有题可借，因此，既不愿，也就无法依照惯例将书名译成《恶之华》，而将原书名中“mal”一词，找了一个更贴近全书原意的汉语，用白话译成《不吉祥的花》。

《不吉祥的花》从1857年初版问世起，就是一本既受到无数人的赞扬，又受到无数人猛烈攻击的作品。初版六月二十五日问世，七月七日，“内政部公共安全局以它的作者涉嫌伤风败俗，下令检查署搜查。十天后，检查署同意，提审作者、出版商，并扣押出版物”。八月二十日，裁判庭宣判：“波特莱尔罚款三百法郎，两位出版社各罚一百法郎，并删除六首诗”。这六首诗是：《Lesbos》（列波）、《Femmes damnées Delphine et Hippolyte》（下地狱的女人）、《Le Léthé》（忘川）、《A celle qui est trop gaie》（给太快活的女人）、《Les bijoux》（首饰）、《Les métamorphoses du vampire》（吸血鬼的化身）。

这没有使波特莱尔却步的打击毕竟是打击，而不幸的阴影总是笼罩着波特莱尔。

还在六岁，他父亲就死了。母亲与父亲相差三十来岁，这一年，他母亲也才三十来岁。第二年，母亲再嫁给曾获圣路易的骑士勋章，后来升为将军，曾任命为驻伦敦大使，元老院议员的欧比克（Jacques Aupick 1793—1857）。“一个寡妇有我这样的孩子是不应该再嫁的！”这个早熟、敏感、神经质的孩子，看到夺去他慈母的军官是反感的，对于温和的老父亲的思念，使他在心灵深处只有对母亲忧郁的忿怨。因此，他甚至讨厌、忿恨勋章、肩章、军装，忿恨它标志的权势与光荣，忿恨由这样的军人所维护的秩序与统治。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他虽然有当时流行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激荡的热血，有他在拉丁区认识一些社会主义者而所受到他们的影响，然而，二月二十四日，友人毕松在毕西十字路口

看到他高执手枪时只是嚷道：“要射杀欧比克将军！”六月，巴黎暴动，他同巴黎公社的群众，一同在街垒中巷战，为自己一身火药味，连同自身感情也在一并爆炸而痛快。事后他在日记中对于这种“狂态”写道：“是属于报复的嗜好，是对于破坏自然的喜悦，是对文学性的陶醉，总之，是故事般的回忆。”

远在他少年时，继父象在军营操练士兵一样严教他，送他到寄宿学校时，他就为自己的“孤独”而压抑，在日记中写道：“在家庭中，尤其在同学中，产生一种永远的宿命性的孤独感，因此反而对生命与快乐持有强烈的兴趣。”

与此同时，他写信给浪漫主义的大师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叙说自己喜爱他和他诗的透明、纯净、为生命与快乐。

在这之后，聪明过人，成绩优异的波特莱尔，为了拒绝交出暴露同学秘密的字条而遭勒令退学的处分。考上大学，又坚持要学文学为继父不满，又象在军营管教士兵一样，继父为此不准他回家，又让他孤独地寄宿在学校里。他于压抑而挣扎之中，冲突出继父的限制与自己孤独的网罗，正象后来在巴黎的武装暴动，街垒战的火药一样，他也象在以自身的爆炸为心灵与自尊受缚受损害寻求报复。他非常爱他任过神职的生父，却不愿把自己闭锁在寄宿私塾，象在修道院里生活。对孤独的叛逆是寻欢，对戒律的报复是纵欲。对金钱世界的蔑视就是挥金如土。他讲究穿着如花花公子，他广交名流，如作家巴尔扎克，音乐家迪朗等等与之往来似在艺术的天堂，他迷于声色与妓女厮混还快乐在堕落的地狱，……。基于如此的人生而写出的作品，其人，其诗，都不可能是那